

父亲

张艳琴

那时候的父亲好比当年刚产出的新粮,虽说短脖溜肩,可到底年轻,腰腿壮实着呢!抓一把洗衣粉洗头后的发丝瞬间乌黑发亮,一卷卷覆在脑门摆阔。现如今,最后一丝倔强也终是举了白旗,高血糖后遗症偷袭了他原本平滑光洁的小腿,导致斑斑点点满目疮痍。翻开过去他仅有的几张彩照,那件灰黑格子背心瞬间击中了我,记忆之门随即打开。即使拿放大镜来看,父亲那一米七的个头,浑身上上下下寻摸不到一丝教书人的气质,他的确其貌不扬。

下班或假日,父亲扛了锄头骑着呿呀呿呀颠而不破的老牌自行车下地干活。“颠不破”已经很有一把年纪:螺丝松了再拧紧;踏板蹬不动了上点机油;车胎扎烂了,父亲就在院里摆个盆,把内胎按在水里,仔细瞅哪里有气泡咕嘟就用戳子磨干净,剪一块新皮子用胶水粘好。风里来雨里去,“颠不破”陪伴父亲的同时,也宽和地承载了我的童年。“不是颠不破,而是破了要学会补起来!”说这句话的时候,父亲一脸严肃。而我当时正被逼着,把门前撒落的黄豆一粒粒捡起来放进罐子里,心里一直惦记着热播电视剧的我内心几多崩溃:“这个抠搜的农民!”

月亮悄摸爬上土坡上的歪脖树。站在阒无一人的地头,我的双耳敏锐地搜索黑压压的庄稼地里有什么响动,直到由远及近有一垄玉米秆东歪西倒,还伴随着刷拉刷拉的异响,钻出来一个熟悉的人影——是父亲拉着新收的谷子回来了。父亲是个老把式,两只大手搬挪压挤一

番,嘴里结论式的一句:“嗯,好!”一车的粮食便内外夹紧不会掉落。那时村里还是土路,平车上拉得实在太多,或是坡度太陡,我就在后面推车。我使出了浑身的劲儿往前推,用膝盖死死顶住车尾。父亲十分肯定我的勇猛,我半信半疑,不过见他一本正经的样子,我暂时信了他的话:“如果你真的付出了全部努力,结果会产生数倍的力量。”多少年往事浮沉,我的回忆飘渺不断:风起,庄稼叶子长长地在月下互相摩挲彼此;知了一路欢歌,到家也不歇停;星星困得眨眼,我甜甜地进入梦乡。

一天,一个庞然大物赫然摆放在我家院子中央,我傻傻盯着眼前的“凤凰展翅”。它中间肚子圆圆,内有几张扇片,右侧面突出一杆雄壮光滑的摇把,是风扇车,一种旧时分离秕谷的农具。大人们都着急忙慌的样子,要连夜赶工了。二姨父坐在扇车旁边猛摇摇把。随着一阵隆隆的异响,风扇口呼呼直往外冒风。二姨半跪着伏在快两米高的扇车顶部,手拿盛满新谷的簸箕,一点点往下摇筛。吐出的强风把秕谷和浮土吹得远远的,饱满谷自然垂垂直下。父亲拿一把铁锹快速地把饱满谷装进了麻袋并逐一码好。母亲负责给二姨传递簸箕,她一直吓唬我不要靠近风扇车,小心手被咬掉。

我惊恐地盯着呼呼旋转的扇车,好奇心终是占了上风。二姨父抽旱烟的工夫,我在父亲的点头默许下终于颤抖着摸到了摇把。木制细纹握在手心很是牢固。我极力摇动,当速度上来的时候,发现其实并不需要很费

气力,于是便得意起来,放松下来的手臂被快速转动的摇把狠狠击打了一下。

“怎么,怕了么?”父亲关心的语气里似乎有一丝轻蔑。

“不,不怕!”我强忍着疼痛,奇怪自己怎么突然硬气起来,眼泪也迷了路。

“去不去顶上坐坐?”二姨和母亲换岗的间隙,父亲对我示意。

说时迟,那时快,我被父亲一把抱起,端放于扇车的顶部,我突然变得那么高,和屋檐下那个燕子窝一个水平位置。顾不了疼痛,我学着二姨的样子摇筛着装满新谷的簸箕,送进风口的秕谷和饱满谷瞬间分离,简直太神奇了!即便很快被母亲“请”下来,我依然对那个浑身覆盖着灰尘的父亲感激万分。他和我对视一眼,破帽檐下一双眸子亮闪闪的。

入夜,饱满谷终是全部装了袋子。众人散场,风扇车也被抬走。父亲独自拖着疲惫的身躯拾掇,漏余的谷蛋捏碎了用筛子过一遍,务必做到颗粒归仓。黑黢黢的父亲稻草人似的端坐于院中,手中的筛子不停摇晃。一夜月光皎洁,次日晨曦微露,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望着窗外,院子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整洁,父亲正褪去破衣衫准备洗漱完去上班。我眼里一酸,这个抠搜的农民甚是可敬!

现在,退休在家的老父亲已不再种田,可还是把院里的菜园子收拾得很齐整。我们每年都能吃上他种的新鲜蔬菜。他看起来明明是个十足的农民,怎么一辈子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呢?以前不明白,这些年,我心里似乎逐渐有了答案。

我和我的小城

张燕青



黄昏时分,我骑在自行车上,在小城中穿行。在水城里、在水街上、在清徐纵横的小街上,我时而被灯光捞起,时而被夜色淹没,时而被建筑的影子笼罩。在各色光影里穿行,在黑白灰中交替,有一种别样的快感。我在城市的变化中老去,养我的这座小城却依然年轻。

想起自己小时候,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故事。健壮的祖父骑着车,带着我在小城里穿行,在他人生旅途中的几个“驿站”和他工作的单位之间往来。这些“驿站”的许多细节,至今还被深深地记在心里。那里有古朴的电话、排成一排的牛奶瓶、用大铁夹夹着的《太原日报》;有

小学生过“六一”时穿的白衬衫、土陶质地的灰色花盆、掉渣的水泥墙围成的圆形花池……他来我学校的次数最多。在学校旁边的文具店,那把绿色的塑料伞,花掉了我在老家村里整个暑假摘枸杞的报酬。

如今,看着眼前彩灯照耀下的小城,有些妩媚,有些妖娆。街心广场上传来音乐声和锣鼓声,感觉热烈而喧闹。广场上,人们有的载歌载舞,有的起劲地健身,有的在录制视频。他们活在节日的喧闹里,闹,契合了人们奔腾火热的内心,契合了人们对热爱生活的理解,他们喜欢把内心的激情在喧闹中点燃。

当子夜来临,小城终于安静下来了。我清醒着,打开每个毛孔,感受着小城的呼吸;擦亮眼睛,欣赏着小城的安然,倾听着小城的梦呓。这时小城似乎全部属于我:我期盼着它的明天,它期待着我的未来,我们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。



立春过后,天气渐暖。去花卉市场的时候,看上了一盆白色的蝴蝶兰,不但花的名字好听,纯纯的白色也好看。花有了,自然要配上漂亮的花盆,选了一个青色花盆,开开心心地回家。

亲手把蝴蝶兰移栽在青色花盆里,放在阳台花架上。没想到两周之后,发现蝴蝶兰白色的花朵一下子都枯萎了,过了几天,叶子也落了。一盆心爱的花,没养几天就这样完了,很不舍地把花扔掉,心里有一种失落袭来。当初看中这花,不但是喜欢花,也因为喜欢这个青色花盆。我突发奇想:鲜花娇贵难养,用花盆种点菜也不错。

于是,我买来了两棵小西红柿苗种在花盆里。从栽下菜苗的第一天开始,我就精心地呵护它,期待着这两棵西红柿能结下一嘟噜一嘟噜的果实,那可是纯正的绿色蔬菜,吃着放心,看着养眼。可是因为经验不足,没几天西红柿就枯萎了,我有些沮丧。

把枯萎的西红柿苗拔出来,又从花卉市场带回两株草莓。依旧是精心地呵护着,天天观察它的长势,可是出门旅游一趟,回来一看,草莓也蔫头耷脑的,连续浇水也没能起死回生,令人惋惜。

下楼遇到邻居大姐,她正在泡沫箱子里种着什么东西,过去一问,原来是在种木耳菜。大姐送给我几粒木耳菜的种子,让我一起种。她说,这菜好吃着呢,能吃足足一整个夏天。

我把几粒木耳菜种进青色花盆里。没过多久,我惊喜地发现,花盆里竟然真的长出几棵敦敦实实的小菜苗,生机勃勃的样子。过了几天,圆圆的叶子越长越肥厚,真的是一天一个样。

我心里一阵窃喜。也许,欣赏不到蝴蝶兰的美、吃不到绿色的西红柿、吃不到酸酸甜甜的草莓,这个夏天,可以吃上新鲜的木耳菜呢!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呀。于是,我又把心思放在了这几棵木耳菜上。花盆里长三棵太挤,我只留了两棵。

浇水施肥,木耳菜特别皮实好养,长势喜人,现在已经分出了好几个枝蔓,弯弯绕绕地缠在阳台护栏上。我能想象木耳菜爬满护栏的景象,满窗绿油油的,生机盎然,可以每天吃现摘的凉拌木耳菜,还可以分送给亲戚朋友,仅仅想到这些,我的心情就极好了。

有意无意悟得失

李艳情